

# 佛光大藏經

部傳史·藏禪

二錄燈普泰嘉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史傳部

嘉泰普燈錄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# 佛光大藏經

禪藏·史傳部

嘉泰普燈錄二

□監 修□星雲大師

□主 編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·請勿翻印

□發行者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□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□出版者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☎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

□流通處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☎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〇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☎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☎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☎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##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

南嶽第十五世

臨濟十一世  
楊岐四世

東京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

卷上

(三九七)

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，漢州人，族季氏。冠爲大僧，習南山教，久而游方，機契五祖。後於圓悟語下，頓明大法。出任鼎之德山、邵之西湖及谷山、道吾。勅居大瀉，賜號佛性。

上堂曰：「推真真無有相，窮妄妄無有形。真妄兩無所有，廓然露出眼睛。眼睛既露，見箇甚麼？曉日爍開巖畔雪，朔風吹綻蠟梅華。」

上堂：「涅槃無異路，方便有多門。」拈起拄杖曰：「看看！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，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，帝釋忿怒，把須彌山一擗粉碎，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：『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』」以拄杖擊禪床，下座。

上堂：「今朝正月已半，是處燈火撩亂，滿城羅綺駢闐，交互往來遊翫。文殊走入鬧籃中，普賢端坐高樓看。且道觀音在甚麼處？震天椎畫鼓，聒地奏笙歌。」

上堂：「渺渺邈邈，十方該括；坦坦蕩蕩，絕形絕相。目欲眎而睛枯，口欲談而詞喪。文殊、普賢全無伎倆，臨濟、德山不妨提唱。龜吞陝府鐵牛，蛇齧嘉州大像，赫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。嘻！」

上堂：「火雲燒田苗，泉源絕流注，娑竭大龍王，不知在何處。」以拄杖擊禪床曰：「在這裏，看看！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，老僧更爲震雷聲，助發威光令遠布。」乃高聲曰：「閨弄！閨弄！」

上堂：「得念失念，無非解脫，是甚麼語話？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，料掉沒交涉。智慧愚癡，通爲般若；顛預佛性，菩薩外道。所成就法，皆是菩提，猶較些子。然雖如是，也是楊廣失駱駝。」

上堂：「德山棒下金沙異，臨濟喝中賓主分，到此若無真正眼，可憐辜負本來人。」喝一喝，拍禪床，下座。

上堂：「欲識佛去處，只這語聲是。咄！傅大士不識好惡，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

男女，被誌公和尚一喝曰：『大士莫作是說，別更道看。』大士復說偈曰：『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，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』誌公呵呵大笑曰：『前頭由似可，末後更愁人。』」

上堂：「憶昔游方日，獲得二種物，一是金剛鎚，一是千聖骨，持行宇宙中，氣岸高突兀，如是三十年，用之爲準則。而今年老矣，二物知何物，擲下金剛鎚，擊碎千聖骨，拋向四衢道，不能更惜得，任意過浮生，指南將作北，呼龜以爲鼈，喚豆以爲粟，從他明眼人，笑我無繩墨。」

僧問：「理隨事變，該萬有而一片虛凝；事逐理融，等千差而咸歸實際。如何是理法界？」

曰：「山河大地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事法界？」

曰：「萬象森羅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？」

曰：「東西南北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？」

曰：「上下四維。」

問：「『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』投子下禪床立。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曰：「腳跟下七穿八穴。」

（三九八）

鄧州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，吳越王之裔。六世祖安守會稽，因家焉。師生而挺嶷，眉目淵秀。十四驅烏於大善寺，十八得度受具。往依淨慈法真一禪師。未幾，偶僧擊露柱曰：「你何不說禪？」師聞微省。

去謁龍門遠、甘露卓、泐潭祥，皆以穎邁見推。晚見圓悟於鐘阜，一日，悟問：「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！即今是滅不滅？」

云：「請和尚合取口好。」

曰：「此猶未出常情。」師擬對，悟擊之，師頓去所滯。

嘗述偈自通，侍悟居天寧，命典記室。尋分座，道聲藹著。京西憲王公請開法丹霞，次遷虎丘。徑山謝事，徇平江道俗之請，庵于西華。閱數稔，勅居建康保寧，後

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、壽山西禪，復被旨補靈隱。

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，召師演法，賜金襴僧伽梨，乞歸西華。紹興戊辰秋，四明育王遣使固邀，月餘始就。

上堂曰：「德山人門便棒，多向皮袋裏埋蹤；臨濟人門便喝，總在聲塵中出沒。若是英靈衲子，直須足下風生，超越古今途轍。」拈拄杖，卓一下，喝一喝，曰：「只這箇，何似生？若喚作棒喝，瞌睡未省；不喚作棒喝，未識德山、臨濟。畢竟如何？」復卓一下，曰：「總不得動著。」

上堂：「盡大地是沙門眼，徧十方是自己光，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，西瞿耶尼不聞，南瞻部洲點燈，北鬱單越暗坐？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，猶是光影裏活計。」撼拂子曰：「百雜碎了也，作麼生是出身一路？」擲下拂子曰：「參。」

上堂：「頂顛一著，佛祖不知，若玄機尚哉，影草未彰，通身有透關眼也照不著。若過這邊來，正按金剛寶王，放出踞地師子，許你挨拶一步地。雖然已是頭角不全，即今莫有疾焰過風者麼？」喝曰：「甚麼處去也？」復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：「動則影現，覺則冰生，直饒不動不覺，猶是秦時轆轤鑽。到這裏，便須



千差密照，萬戶俱開，毫端撥轉機輪，命脉不沈毒海。有時覺如湛水，有時動若星飛，有時動覺俱忘，有時照用自在，且道正恁麼時，是動是覺？是照是用？還有人區分得出麼？鐵牛橫古路，觸著骨毛寒。」

上堂：「易填巨壑，難滿漏卮，若有操持，了無難易。拈卻大地，寬綽有餘，放出纖毫，礙塞無路。忽若不拈不放，向甚麼處履踐？同誠共休戚，飲水亦須肥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寶中寶？」

曰：「你是田庫奴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寶中主？」

曰：「相逢猶莽鹵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主中寶？」

曰：「劍氣爍愁雲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

曰：「敲骨打髓。」

師蒞衆，色必凜然，寢食不背衆，唱道無倦。紹興庚午十月，初示微疾，至十七

夜，書偈付主事曰：「吾小休，至五鼓起坐。」

首座法全請遺訓，師曰：「盡此心意，以道相資。」語絕而逝。火後，目睛、齒、舌不壞，其地發光終夕，得設利者無筭，踰月不絕。

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，適外歸，獨無所獲，道念勤切，方與客食，咀噉間，若有物，吐哺則設利也，大如菽，色若琥珀。好事者持去，遂再拜於闍維所，聞香奩有聲，亟開，所獲如前，而差紅潤。

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。壽六十有六，夏四十有八。謚曰大悟，塔名寶勝。

(三九九)

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，嘉定人，族朱氏。初講《楞嚴》於成都，爲義學所歸。時圓悟居昭覺，師往扣，悟令看國師三喚侍者之語，「趙州云：『如人暗中書字，字雖不成，文彩已彰。』那裏是文彩已彰處？但怎麼參取<sup>①</sup>。」

後因悟普說，僧出請問十玄談，云：「只如古人道：『問君心印作何顏？』意旨

①「取」字下，底本有夾注「有本小異」。

如何？」

悟曰：「文彩已彰。」師於言下有省，悟未之許。

一日，造室白悟曰：「和尚休舉語，待某說看。」悟諾之。

師曰：「尋常拈槌豎拂，豈不是經中道：『一切世界諸所有相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。』」

悟笑曰：「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。」

師又曰：「下喝敲床時，豈不是『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』？」

悟曰：「你豈不見經中道：『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衆生。』」師釋然。

悟出蜀，居夾山，師罷講侍行。值悟爲衆夜參，舉古帆未挂因緣，師聞未領，遂求決。悟曰：「你問我。」

師舉前話，悟曰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師即洞明，謂悟曰：「古人道：『如一滴投於巨壑。』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。」悟笑曰：「奈這漢何！」

未幾，令分座。悟說偈曰：

懶誇四分與楞嚴，按下雲頭子細參，  
不學亮公親馬祖，還如德嶠訪龍潭。

七年往返來昭覺，三載翱翔上碧巖，

今日煩充第一座，百華叢裏現優曇。

後謁佛鑒於蔣山，鑒問：「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，曾與你說麼？」

師曰：「合取狗口。」

鑒震聲云：「不是這箇道理！」

師曰：「無人奪你鹽茶袋，亂叫作甚麼？」

鑒云：「佛果若不爲你道，我爲你說。」

師曰：「和尚疑時，退院別參去。」鑒呵呵大笑。

鑒入滅，圓悟繼席。未幾，師開法保寧，遷華藏，旋里，領中峰。

上堂曰：「衆賣華兮獨賣松，青青顏色不如紅，筭來終不與時合，歸去來兮翠靄中。可笑古人恁麼道，大似逃峰赴壑，避溺投火，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鑊頭邊討一箇

半箇。雖然如是，保寧半箇也不要。何故？富嫌千口少，貧恨一身多。」

上堂：「呵佛罵祖，須是德山作家；渡馬渡驢，還他趙州手段。瞎驢滅卻正法眼藏，利動君子；聾人不用二種語言，慣鉤鯨鯢。集雲峰下四藤條，雙明雙暗；大愚肋底築三下，同死同生。祖佛未興已前，向上人提撕此事。羚羊挂角之後，仙陀客奪鼓掣旗，露刃藏鋒作師子哮吼。裂破祖師印，掃蕩衲僧蹤，硬如兜羅綿，軟似南賓鐵。摩竭陀國水洩不通，少室峰前親行此令。所以定光招手，智者點頭，可謂良馬不窺鞭，側耳知人意。還會麼？三面狸奴手捉月，兩頭白牯腳拏煙，戴冠碧兔立庭柏，脫殼烏龜飛上天。」

冬夜示衆，舉：「玉泉皓和尚云：『雪雪片片不別，下到臘月，再從來年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依前不歇，凍殺餓殺，免教胡說亂說。』」

師曰：「不是罵人，亦非贊嘆，高出臨濟、德山，不似雲居、羅漢，且道玉泉意旨作麼生？」良久，曰：「但得雪消去，自然春到來。」

師後示寂於本山，闍維，設利頗賸，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，尤光明瑩潔，心舌亦

不壞。

(四〇〇)

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，眉山人，族袁氏。幼於傳燈院試所習得度，始名圓覺，郡守填綾牒，誤以圓作袁，守慊然戲謂師云：「一字名可乎？」師笑曰：「一字已多。」郡守異之。

具戒後，即出蜀，謁五祖自、海會宗、龍門遠，皆未得其津涯。又謁闡提照於寶峰，久之，值照入寂，往侍石門政，執役數秋，親承記蒞。時圓悟道望傾一時，師曳杖欲一見，石門徒衆顧師云：「兄既有得，自宜縫炊巾，何區區復行邁耶？」

師曰：「不然，我是則所往無礙，弗應守株于此。」

師至蔣山，適悟被旨居天寧，遂往大瀉，依佛性。頃之，入室陳所見，性云：「汝忒煞遠在。」然知其爲法器，俾充侍者，掌賓客。師每侍性，性必舉《法華》「開示悟入」四字，令下語。又云：「直待我豎點頭時，汝方是也。」偶不識被斥，制中無依，寓俗士家。

一日，誦《法華》，至「亦後<sup>①</sup>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爲舍」，乃豁然。制罷歸省，性見，首肯之。圓悟再得旨住雲居，師至彼，以所得白悟，悟呵云：「本是淨地，屙屎作麼？」師所疑頓釋。

紹興丁巳，眉之象耳虛席，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蝨蟻囊橐，非名流勝士，莫能起廢。諸禪舉師應聘，嘗語客曰：「東坡云：『我持此石歸，袖中有東海。』山谷云：『慧崇煙雨蘆鴈，坐我瀟湘洞庭，欲喚扁舟歸去，傍人謂是丹青。』此禪髓也。」又曰：「我敲床豎拂時，釋迦老子、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。」

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，遠曰：「此覺老語也，我此間即不恁麼。」

(四〇一)

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，綿之巴以人，族鄧氏。幼於降寂寺圓具。東游，謁大別心道禪師，因看廓然無聖之語，忽失笑曰：「達磨元來在這裏。」道譽之，往參佛鑿、佛眼，蒙賞識。後依圓悟於金山，以所見告悟，弗之許。

高宗皇帝駕幸維揚，召悟說法，賜號圓悟，又賜侍僧十人、紫衣，師與焉。圓悟詔住雲居，師從之，雖有信人，終以梗胸之物未去爲疑，會悟問參徒：「生死到來時

如何？」

僧云：「香臺子笑和尚。」

次問師：「汝作麼生？」

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

悟曰：「有人問你時如何？」

師擬答，悟憑陵曰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師即徹證。

圓悟以拳擊之，師拊掌大笑，悟曰：「汝見甚麼便如此？」

云：「毒拳未報，永劫不忘。」悟歸照，親命首衆，悟將順世，以師繼席<sup>②</sup>。

(四〇二)

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，和之含山人也。九歲謝睹<sup>③</sup>，居佛慧院。踰六年，得度受

①「後」，當作「復」。

②「席」字下，底本有夾注「機語未見」。

③「睹」，當作「親」。



具。又五年，荷包謁長蘆淨照信禪師，得其大略。有傳圓悟語至者，師讀之，嘆曰：「想醉生液，雖未澆腸沃胃，要且使人慶快，第恨未聆警效耳！」遂由寶峰依湛堂，客黃龍，叩死心，其機語妙出一時，即至夾山。聞悟移道林，師隨往。

一日，入室，悟問曰：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；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」舉拳曰：「還見麼？」

云：「見。」

曰：「頭上安頭。」師聞，脫然契證。

悟叱曰：「見箇甚麼？」

云：「竹密不妨流水過。」悟肯之，自此且且不忘。

二十年盡圓悟之妙，歸邑，繼住城西開聖。建炎之擾，乃結廬銅峰之下，郡守尚書李公光延居彰教。四年，徙虎丘，道化益盛。

上堂曰：「凡有展托，盡落今時；不展不托，墮坑落漚。直饒風吹不入，雨灑不著，檢點將來，自救不了。豈不見道：直似澄潭月影，靜夜鐘聲，隨扣擊以無虧，觸波瀾而不散，此猶是生死岸頭事。」拈拄杖，畫一畫，曰：「盡斷賢沙老漢許多葛藤